



黑色唱片

竺子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色唱片

竺子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色唱片

著 者:竺 子

责任编辑:吴井田

封面设计:方 华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1.5

字 数:25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0070-3/I·11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定 价:4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祁淑英

《黑色唱片》这部作品所烘托的气氛似乎是一部爱情小说，许多章节的心理解剖也触及了读者的敏感区域，但从总体上看，它却是一部严肃的上乘之作。

在爱情小说盛行的季节里，那些廉价的不真实的感情泛滥于市。人生也许就是一连串的爱情故事，至少不少人有这样的错觉，错觉又往往支配人的一生。《黑色唱片》恰好打破了这种错觉。

作品的女主人公萧小红，在周围人的眼里她是爱情的发源地，然而，在一个又一个连环的爱情故事中，她却没有得到爱情。人世间又有多少人是这样匆忙地相识，匆忙地论爱，又匆忙地分手。

萧小红似乎看破了红尘，看透了身边的人，可为了生活，她又不得不和那些人周旋。萧小红的两重性坦露在读者面前——在理智上，她是一位思想者，时时反悟，时时自新；在感情上，又是一位百无聊赖、混不好日子的人。这两种特征执结在一起，使她倍受折磨，以至扭曲变形，甚至她自己也不认识自己，自己找不到自己。

萧小红是个孤儿，这使她早熟。作品通过短短的几天，几乎写出了她二十几年成熟的历史。她灵魂的脉络是清晰的，几乎

她走过的每一步都不仅仅是人生旅途上的情节，而是灵魂的烙印。即使她时常变得疯狂，变得迷失自我，但读者却对她持理解和同情的心态。《黑色唱片》在写一部自我拯救，自我抛弃，而后又自我拯救的灵魂史。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次诀别，都不是偶然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副心理学的面表，看到那根时时颤动，时时变形的神经主线。

严肃的生活小说是一把解剖刀，它淋漓尽致地通向人的心灵深处。尽管作品出自年轻人的手笔，不可避免地带有偏执和激烈的特点，但作品不得不使我们考虑到人类所面临的一个课题，即人的孤独感。

萧小红的一段话打中了孤独的要害，她说，“人是很难互相理解的，理解比爱更困难，因为爱是盲目的，是人的本能；而理解却是理智的，这不是任何人所能达到的。”

对于萧小红的解剖，只是人内在孤独的一个方面。在那些声称爱她的男人中间里，在那些虚荣的装饰和笑声里，她只感到它孤独。这种孤独来自她的内心。她无法摆脱这种不知来源、不知去向的孤独的波泛。她的百无聊赖无非是消极地驱逐孤独。直到有一天早晨，她在无数次自新之后，终于发现孤独是人自我完善的“修道院”，是人思想沉淀的过滤器，从而，使得孤独从一种难堪变成了一笔财富。

《黑色唱片》围绕萧小红一个又一个连环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五位男人的不同形象，其中有商人、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和诗人。这是她生活的圈子。其中商人刻画得更深刻一些。商人赵明明曾经爱过萧小红，然而，事实却使他心与愿违，从此，他只在金钱与美人里找到生活的平衡。商人叶小歌从小养尊处优，对女人毫不尊重，他的温情背后只是冰冷和背叛。当叶小歌把萧

小红当做情人，而赵明明突然和萧小红重逢时，叶小歌转身就把萧小红转手给赵明明，自己又投向新的女人。一个女人的价值在他眼里只是随手泼掉的咖啡。

《黑色唱片》在揭示这几个男性时，也使他们的世界观坦露无遗。这些欺骗生活，又被生活摧毁的人使读者急于找到我们久已失去的真诚。真诚因为不能持久而昂贵。人与人之间有一道不攻自破的天堑，使人彼此防范，彼此陌生。萧小红办公室的那些人，共同闪过了一生，却象素不相识一样。萧小红身边那些男人，让时光浪漫过一阵，可以后不是仇人，就是陌生人。萧小红也曾渴望从爱情中找到真诚，当她突然意识到姚海的存在时，无非发现了他的纯真，虚无缥缈的纯真。

萧小红一再地催问自己，人应该怎样生活。有时，她象一个歇斯底里病态的人，她一再地拷问自己，每一次诅咒都包含了自我完善中的艰辛。小说中出现了一幅又一幅似乎很阴暗的画面，但从这一幅又一幅阴暗的画面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灵魂的创伤和人性的扭曲，我们看到的是遍身疮痍、遍体鳞伤的萧小红，萧小红的伤痕带给我们的是深深的思考——

首先，我们想到了一个古老而又在更新的课题——即遗弃与被遗弃所栽种的苦果。主人公萧小红自幼被离异的父母所遗弃，而后又被爱神所遗弃，从而导致她的病态心理；作品中所表现的那些思想空泛、玩世不恭、玩弄女性、道德沦丧的无情男人，诸如叶小歌、赵明明、宋菲、小男孩等，也统统是他们的父亲遗弃了他们生身的母亲，从而把他们推向了泥潭。这就是冷峻的社会现实。

第二，当我们看到一个原本心地善良、性格直率的少女横遭践踏时，我们想到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

重要性。不是吗,当一部分人的口袋膨胀起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纵欲主义的恶性膨胀。一些营商、捞洋人外财的暴发户有的堕落为纵欲主义者。这就告诉我们,在城乡改革奔腾的激流中,也潜藏着极为险恶的漩涡;在灿烂阳光下,也掩盖着阴暗的角落。从这个意义讲,萧小红遍身的疮痍,正是对某些阴暗角落的抗议。

第三,主人公萧小红少女时代被蹂躏,大学时代被那些纵欲主义者所占有的事实告诉我们,萧小红在学生时代是被学校政治工作所遗忘的角落。当她走向工作岗位以后,又受尽了残忍的折磨,围在她身边的是老奸巨滑、欺骗成癖的诗人石醉;嘴上抹蜜,却心头无情的小男孩;是那个似乎对她体贴入微,却是在逢场作戏的叶小歌……这些罪恶的手把她推向深渊,尽管她在心中呼吁过要生活,要工作,要婚姻,要爱情,但她因离群卷曲在深渊里而不能自拔,她与宏大的世界几乎隔绝。这期间,政治工作者似乎在她眼前几度闪现,但那样的政治工作显得空泛无力。难道萧小红的惨痛经历不是从反面告诉了我们政治工作者的严重责任吗?

对于《黑色唱片》这部作品,我们不妨从艺术的角度进行一番探讨。我们以为这部作品对于人的自然属性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部作品在人性的王国里进行了颇为大胆的开凿。主人公萧小红拥有嘹亮的歌喉,但她的歌声从不唱给别人,她的寄托只在可歌不可求之中;然而,我们似乎听到了她用那颗朦朦胧胧的心时而唱出虚伪的、卑下的不调和的低沉音调;时而唱出自尊、自信的高昂音符。女主人公萧小红,一方面是纵情,一方面又是忏悔;她追求美,却以为美的遥远如同隔海相望。作者着眼于对萧小红病态心理的刻画,着力揭示她一颗自相矛盾

的心灵。在主人公纵情、放荡的表象里,我们似乎窥探到了她内心深处蕴含着的可贵品格,例如她善恶分明的是非观(她与正派青年姚海心心相印,对“八旗”子弟的淫荡行为切齿痛恨);真挚的同情心,可贵的宽容精神(被遗弃的女性宋菲向她所在机关对她诬告,她给予谅解);自我反省自我谴责的潜意识……作者犹如一位灵魂奥秘的探索家,将被隐瞒、被遮蔽的意识内容坦诚地揭示给读者,而且达到了惊人的艺术的真实。作品不只是与读者一起探讨道德问题,而是手持一把解剖刀,站在畸形环境中解剖人生,展示人生,从而正告不谙世故的青年人应当怎样对待人生。作品似乎不是在揭露女主人公萧小红放荡行为的本身,而是引导主人公在一次又一次荒谬的举止中反过来加深对自己、对人生的认识。正是女主人公潜藏着这种自我反省的美德,所以,才有可能通过“彻悟”而终于改变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尽管她的血曾经被那些占有者一度吸干,但当她一旦把自己暴露在明媚的晨光下时,鲜红的血液终于汨汨流淌,然而,她获得了新生。她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心对自己说:“珍惜自己吧!”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她用一個初生婴儿的眼光欣喜地打量着世界”,于是,她新生了。她欣喜地看到那个扭曲的身影不见了,她终于挺直了身子含笑向着晨光,向着未来。至此,萧小红终于完成了认识自我、理解自我的过程。《黑色唱片》这部作品就这样在主人公的自我谴责和良知的自我反省中而告结束。

小说作者善于幽默、讽刺,注意凝炼,同时又追求诗化,作者原本是一位诗作者,让这些特点浓缩于纸上,恰恰成为了《黑色唱片》的听觉效果。

什么是黑色唱片的聲音呢?那就是作者引导我们听到了金钱、广告和交易的背后一个女人发出的最凄厉的对真诚的呼喊。

这种声音很微弱,有些可怜,当她一旦背弃自我美好的声音时,又有些可怕。这是一串对美好的追求中最不和谐的最痛苦的声音。这种声音就是《黑色唱片》的声音。

萧小红是一位民间歌手,她的歌声让人听了丢魂。但她的歌声只是生活的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手段。在小说中尽管没有听到她的歌声,但在这无声的寂静之中,我们似乎听到了她的声音,好象听到了一个哑孩子心里的声音。在寂静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最寂静的声音,最执着的声音,这就是《黑色唱片》的声音。

1 叶小歌在电影院里还没有坐稳,就没好气地闪了出来。开场,一个姑娘在河边走,眼里脉脉含情,手上攥着一本类似诗集的东西,此时,晚霞在河水里看着笑话,小伙子脑门上冒着汗珠,边跑边看表……够了,就差登记了。叶小歌走进冻得扎人的夜色里。他用手挡着风点起烟。火星一明一灭的,没吸几口,烟就燃尽了。

他在石级上站了一会儿。烟是有交情的,它至少不象星星那样乏味。路上的行人象被风卷着,夜也被风卷着。他看看表,才七点钟。这是什么日子啊!他留意着过路的女人的目光。假如有一个姑娘看他,他发誓今晚上穷追不舍。他的胳膊上挟着头盔,他相信姑娘们巴不得坐上摩托车和他去兜风。电影院前的路灯把行人映得恍恍惚惚。女人,不能回避,他一见到漂亮的女人,就被电住。他知道自己也具有让姑娘满足的一切优越性,他一贯发话,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玩遍美丽的女人。对付女人难道吃力吗?手腕常常可以省略。

一个远远就能看清涂着口红的俗艳姑娘得意洋洋地走了过去。他下了台阶,从兜里掏出钥匙,“突突”的声音还没平稳,他就开到那个姑娘的身边,稳稳地停下来。姑娘侧头看看他。那

个故作正经的羞涩说明了一切。叶小歌早就精通于和这样的女人套辞。

“你怎么上这儿来啦，赵萍萍？”他的脸上有着莫名其妙的惊喜，惊喜猛然收住的那一刹那，又显出了本质的冷漠。

“你认错人了。”那个女人显得胆小地笑笑，她向不远的广告牌看看。

“认错了？我小学的同学，这么多年没见了，认错了人真不合适，向你怎么道歉呢？不远处有个……。”

叶小歌自信地观察着这个姑娘。他的口吻在商量中带着命令。他从大学外语系毕业以后，进了外国公司在北京办事处。他在豪华的饭店里有固定的房间。他从一看见这个女人，就有着百分之百的把握。因为今天晚上不再孤独，他显得有些夸张的得意。可马上他就改口说：“对不起，认错人了。”

他很有尊严地笑笑。那个姑娘一把拉住走近的男朋友。叶小歌一溜烟地开上了汽车跑道。

风象追踪的侦探。他的立起的皮毛领子挡不住孤独的寒冷。他已经没有心情再去物色新的人选，他烦得只想喝酒。自己喝是可怕的，那和慢性自杀只是字上的区别。

他在十字路口有红灯时，灵机一动拐了弯。赵明明不止一次地请过他。听他夫人说，他们用四十块钱在黑市买了瓶茅台。他到他家去了。

当他敲响赵明明的家门时，他象到了自己家一样，把难堪的寂寞抛回在夜色里。他过去不爱串门，很难想象他大晚上到别人家一坐不走，到底为了什么。他奇怪沿街到处亮着灯，他为什么只敲响了这门？

赵明明的夫人宋菲刚一打开门，眉毛就飞了起来。她已经

徐娘半老，可老把自己当成孩子，声音里总有娇娇滴滴的味道。如果是在国外，她一定能和所有上门来的男人拥抱着去，叶小歌感到了她身上的情不自禁的热流。

“赵明明在家吗？”叶小歌从不愿打量朋友的妻子，他的脸上显得有些拘谨。

“不在家我怎么敢开门呢？我丈夫不在家，我总是锁着门，”宋菲的口吻里好象男人都对她有意思。她把叶小歌请进了客厅。

“明明真是的，这么冷的天，非要洗澡。”宋菲边倒着饮料，边自言自语地说，“也是，你看有几家象我们，冬天能洗热水澡。”

叶小歌来过这里几次。每次他都看见墙上悬挂的夫妻合影。那是他们结婚时照的，两人披红挂彩，颇有一番庆功的喜悦。

“小叶，”宋菲提醒他说，“你没看见我的屋里变样了吗？”

“这里象皇宫一样难记。”叶小歌陷在沙发里，手里翻卷起烟雾。他早就听赵明明说过，宋菲的家里没有来路，她比一般突然富贵的女人更急于显示。

“你看地毯和录音机全变了，一台录音机你猜多少钱？”宋菲边问边答，“吓死人了，八千多块钱，也就是明明舍得花。地毯也涨价了，我这个万元户都叫苦。”

“外国人”，叶小歌点点烟灰，“有三把钥匙，一把钥匙开家门，一把钥匙开汽车，一把钥匙开别墅，你还得努力啊。”

“汽车有什么难的？”宋菲无所谓地笑笑，“明明天天有出租汽车接送，还不用自己开了呢。他当然到哪儿都带着我，要说别墅嘛，那有什么希罕？要是明明到了国外，三个别墅都不发

愁。”宋菲的脸上有一种胜利者的自信和傲慢。她的个子起码一米七以上。站在壁画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她谈不上美丽,但也有几分姿色,这种姿色是打扮、修饰出来的。她一定以为全世界的诗人作家都在作她的文章。

“啊,对了,”宋菲在地毯上坐了下来,“明明新借来几盘录像,《黑中黑》、《蓝牡丹》……”她象一个渊博的行家,翻过来倒过去地点着。

叶小歌一听看录像就头疼。可无聊地坐着,又实在和这个“少妇”没话说。

“你的工资也涨到三百了吧?”宋菲关心地问。

“托了洋人的福,四百了。”叶小歌自豪地弹开烟头。

“真是够有福气的,明明比你多干那么多年,才比你多拿一百,”宋菲笑笑,“不过,知足者常乐,比起那些一月活卖命才拿几十的人,又够共产主义的了。”

“四万我也不觉得多。”叶小歌得意地晃着腿。

“那倒是。”宋菲默契地点点头,“男人没有钱,等于什么也没有。”

“有钱就有一切了吗?”叶小歌证实着女人的心理。

“这是其一,还有其二,男人如果不漂亮,不会献殷勤,也等于什么都没有。”

“你代表了几类女人呢?”

“全体。”宋菲象一个行家一样,兴致逐渐升高,“男人那么好色,女人就不好色吗?漂亮的小伙子就是给人灵感。所有女人都这么想,可没有人敢象我这样说出来。我最讨厌那些装腔作势的人,她们因为没有钱,就推说看不上钱,可暗地里又在做钱的梦,她们因为只找到一个丑陋的丈夫,非要把自己封成天才

和伟人的妻子,可其实只要有一个顺眼的小伙子勾引她,我敢说,她过不了多久就得打离婚。”

“你小学的时候,”叶小歌眯缝着眼睛,用余光打量着烟头,一定很善于归纳中心意思。我是说,你对生活这部小说点得很透彻。”

“那当然啦,我早就把这部小说翻烂了。”

“好哇。”

“啊,对了,我忘了问你了,明天你有时间吗?明明可能去不了,我还有几个女朋友在一个朋友家跳舞,那个朋友家是个部长,老部长,不是新提的,房子挺有气魄的,听说还请了一个唱流行歌曲的,还有几个姑娘八成还没主呢,你去不去?”

“我浑身都起火了。”

“看你眼睛都绿了。我想你今天一定睡不踏实。明天叫个车,我可不爱坐在摩托上,怪冷的,夏天还差不多,说准个时间吧,一点半在楼下等我?”

“你呵,叫飞机也甘心呵。”

“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子还能没有女朋友?”

“可能因为远水解不了近渴。”叶小歌的眼神里放出一线寂寞而又无可奈何的光波。

从洗澡间里,一直能传来时断时续的水声。当赵明明披着睡衣出来时,叶小歌已经没有了饮酒的欲望。他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意图。他因为烦闷而无处可去,如今烦闷有了一缕寄托,他又想不出了久留的话题。他和赵明明在一家外国公司办事处工作,他们在一起除了谈钱似乎还没有什么别的专题。赵明明长他几岁,逢场作戏很圆通,在捞取钱财和博得外国公司经理的好感上,不遗余力。他在南京上的没有名气的外语学院,可他和

外商聊天时,总要把自己标榜成北大的学生。他的英文不大地道,可在外行人面前却爱喋喋不休。叶小歌起初对他极瞧不上眼,从来不把他当成业务上的对手。谈判中,两人总是叉开,因为彼此的口语都有短处,都怕对方敲击。如果那时,他们如此僵持下去,一个小小的摩擦就可以使关系恶化。叶小歌带了一位女朋友到公司里,赵明明从佩服叶小歌的欣赏力谈起,说起这个动人的姑娘和他过去追过的一个女孩儿有些相象。那个女孩儿抱着吉它,是个让人销魂的歌手,可惜她太爱变心,太反复无常。有人说,女人使男人们变成了朋友,然后变成敌人。他们两人让女人拴在了一起。在眩目的酒精刺激下,叶小歌通盘掏出了自己。他把女人罗列成一个花名册,漫不经心地翻弄出来。赵明明象没有结过婚的男人,也追忆起自己的女人。这也是一个花名册。他酒兴发作时,把女人赞叹一番,又痛骂一番。他看不起自己的妻子,可又需要她。他在罗列了一番妻子的弱点之余,又陈述她种种好处,她是个好保姆,连鞋垫都要为他垫好,她洗衣服、做饭,心甘情愿。叶小歌以后再听到赵明明的妻子宣扬自己的丈夫如何如何伟大、如何如何听她使唤、如何如何在她手心里时,就感到可笑。这就是女人。虚荣得有些可爱。赵明明的秘密对叶小歌是公开的,他对每一个漂亮的女人的突出部位都爱热腾腾地讨论一番,只要提起哪个女孩子,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漂亮吗?”那狡滑的眼光里流出的全是欲望。赵明明似乎对每一个女人都随随便便地寻着开心,好像他终生的职业应该选择在女人中间。他只有提到一个女人,才变得严肃、认真、可敬、可怜并且有些伤感,这就是那个抛了他的不出名的歌手。

叶小歌只听他提过几次这个折磨过他的女人。在他眼里,这个女人非凡的漂亮,眼睛能让他瘫痪,唱起歌来能让他死里逃

生。他说到她的缺点时是那样吝啬,似乎每一个坏名词用在她身上都让他痛苦、不安。据说每一个女人都有可能变成最完美的女人,如果她敢于抛弃自己的恋人。这种抛弃,在男子汉身上,只是难以忍受的快乐。赵明明为自己几年中唯一所得的总结暗暗叫苦。他在健忘的经纪人的脑子里,只残存一点微弱的真情。当他看见一个风骚的女人时,总要情不自禁地说,她的小鼻子就是这样,如果他不想说她的话,总爱说,我为什么不先甩她呢,她总是一付要挨打的样子。

赵明明算不上美男子,但全身可取之处很多,这当然是在女人的眼光里。如果有一个女人爱他,他就会变得无以伦比的完美。他披着睡衣的时候,象一个轻松闲逸的主教。体魄是这样健美,两腿是这样挺拔。他的肩膀有些高不可攀。头从来不爱低下,总是平视而又嘲笑地看着一切。不知是生活把他变得无聊,还是他使生活变得无聊,他除了说起钱和女人,别的都提不起兴趣。当然对他来说,这两点已经够让他忙碌的了。

叶小歌从他身上发现了自己。男人的心理是一致的,只是暴露的深浅。这是女人爱用的评语。自从叶小歌发现了赵明明的内心时,他们的关系不再有嫉妒的间隔,他们成了互相牵挂的朋友。但是,叶小歌是不信男人之间的友谊的,每一次找到深谈的话题,正当兴致勃勃的时分,他的内心总是一阵惊栗,多一次长谈,就多了一声丧钟。他怕加快这种分手的时间。当他见到赵明明时,就突然觉得无话可谈。他们的交情不深,只谈女人,同行又回避谈起金钱。他们的范围只是女人。

赵明明为叶小歌点上烟。宋菲美滋滋地凑在丈夫的身边,象打量情人一样欣赏着丈夫。“明明,你看小叶的这种皮夹克真有派儿,现在街上特别流行,我以为七、八十块钱一件,没想到

一百六十多呢。那天我真想给你买一件，可没有你这么大的号数。小叶，你的这么长的夹克在哪儿买的？真奇怪，高大的男人买不着合适的衣服，标准的个子反倒不好武装，我这么高的个子也买不到够长的衣服。”

“你又不是长脖鹿”，赵明明打断了宋菲，他的柔和的眉毛皱成一道火苗，深长的眼睛投下不耐烦的暗影，他对叶小歌笑笑，说，“她总是言过其实。”

“谁呀？”宋菲象娇坏的孩子一样，得宠地笑了起来，那笑声显得这般淘气、调皮，“本来我就比一般的女人个子高，如果我身材不这么好，你怎么会看上我呢，咱们两人的区别只是我爱说破现实，你却不爱承认，可事实总是事实。”

“得了！”赵明明从沙发上跳起来，“我说一句你总是有十句话跟着，你没说累，我可听累了。”

叶小歌象一个内心丰富的思想家，不发一声，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象在和烟雾暗中对话，低着头，脚下打着节拍。宋菲的媚惑的声音凑了过来，“小叶，你听听，明明一会儿对我这样，一会儿又那样，说实在的，看上我的男人多的是。”

“谁也没拦你呵。”赵明明在墙上无所谓地捶了几下。

“明明，你放心吧，我看不上他们。”宋菲的口气有点热火朝天的，似乎她的周围正簇集着一片朝拜者。

“但愿你能看上一个。”赵明明端起烟灰缸，点了一下。

“明明，你老这样，说话没轻没重的，一天到晚没有好脸色，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有了新欢。你就气我吧，把我气死了，你找十打也没人管你。”

“没死也不耽误。”

“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你就别想。”